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陳太初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十九

宋　祝穆　撰

朝服部

朝服　幞頭　袍　笏　腰帶　靴

羣書要語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秦風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易束帶立於朝語朝服而立於阼階語十搢紳插笏於紳紳大帶也前郊祀志笏者臣有致命

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釋名古者貴賤皆執主書君上之政令有事則搢之於腰帶中輿服雜事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禮記

詩句春草隨青袍杜詩成得繡袍杜淋漓宫錦袍坡不踏金門著戰袍山谷五十佩銀章李内分金帶赤杜玉帶懸金魚韓帶垂蒼玉佩韓魚綴白金隨步躍鵲銜紅綬遶身飛白樂天

古今事實

幞頭詳見後古今文集注

賜紫袍龜帶

狄仁傑轉幽州都督武后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半臂

隋大業中内官多服半除即今之長𧞣也漢官亦服之

唐高祖減爲半臂内官服者無脊縫今爲禮服炙轂子

汗衫

燕朝衮冕有白紗中單有朋衣皆汗衫之象以行祭接神至漢與項羽交戰汗透中單改名汗衫貴賤通服炙轂子

紗公服

一朝士五月起居衣紗公服為臺官所糾三司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閤門使白易之詰曰有何條例答曰不見舊例只見至尊御此耳乃易之雜志

不耻緼袍以下係袍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歟

綈袍戀戀 諸色袍並附

須賈入秦見范睢曰范叔一寒如此哉解綈袍以賜之

奪錦袍

宋之問獻詩武后奪東方虬錦袍以賜之

笏擊姦臣 見燕飲門以下係笏

笏擊朱泚

朱泚欲僭位叚秀實勃然起執源休腕奪象笏奮而前

唾泚而罵曰狂賊可磔萬叚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顙流血被面匍匐走秀實遂遇害叚秀實傳

一榻置笏

崔琳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重積其上

還笏丐歸

褚遂良諫立昭儀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

故笏甘棠

詔問魏徵家書詔頗有存者五世孫謩對惟故笏在帝曰此笏乃今甘棠

笏囊

唐故事搢笏於帶而乗馬張九齡體羸使人持之因置笏囊

書事于笏

余公靖奉使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

而後已

善相笏

李叅軍善相笏休咎呼為李相笏又有龍復本者無目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夀南部新書

笏擊僕死

晏元獻坐以笏擊死僕隸出守南京詩話

始用手版以下係手版

應仲遠云昔荆軻逐秦王其後謁者持匕首以備不虞

從此侍官皆執刀劒漢高祖偃武修文始制以手板代焉故仲長子曰笏以書君教令記善剌過今之持手板以象焉 輿服雜事

倒執手版

桓温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王坦之欲於坐害之既見温坦之汗流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聞天下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

以手版擊

晉紀王敦以温嶠為丹陽尹嶠內欲離敦而外飾讓錢鳳覺之未言嶠知將間已因敦公坐强鳳酒不肯飲嶠以手板擊鳳

手板拄頰

王徽之為桓冲叅軍冲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本傳

萬釘寶帶 以下係帶

上賜楊素萬釘寶帶 本傳

賜黄銀帶

唐杜如晦卒後太宗賜房玄齡黄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涕曰世傳黄銀鬼神畏之更取為帶遣送其家

賜通天御帶

唐裴度討蔡憲宗御通化門臨送賜通天御帶唐鄭注

帥鳳翔文宗亦賜通天御帶

賜帶寓規

唐張文瓘為并州參軍時長史李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勣曰子無為嫌若某猶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

還玉帶獲報 見相門陰德紋見注

賜通天犀帶

唐馬植為相神策中尉馬元贄為宣宗寵信賜通天犀帶植與元贄素善至通昭穆元贄以賜帶遺之他日對便殿帝識其帶詰之植震恐言狀坐貶常州

賜于闐玉帶

李靖五代孫彦芳其舊物有靖破蕭銑時于闐玉帶

獻寶鈿金帶

統葉護可汗獻萬釘寶鈿金帶突厥傳

不買玉帶

王文正公旦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弟因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名石也繫之得不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

賜帶（名臣遺事）

還寶帶獲報（見陰報門）

腰下幾時黃（見貴門）

盜取玉帶（見度量門）

力士脫韡 係韡門

唐李白供奉翰林嘗侍玄宗醉使高力士脫韡力士恥之摘其詩激楊貴妃帝欲官白輒為妃沮止

古今文集

雜著

幞頭始末

上古被髮服皮三代即有衣冠皆列品命無敢惑黔首之服以三尺皁絹裹髮名折上巾後周武帝裁為四脚

名服頭但空裹髻而已隋大業中着巾子以桐木為之內外皆漆又賜百僚絲葛巾子呼為高頭樣自後有華晤樣僕射樣馬周上議裹頭左右各三撮象三才重繫前脚法二儀詔從之炙轂子

四脚幞頭

幞頭古以皂羅三尺裹頭巾後周為四脚增類說

幞頭所起

問幞頭所起曰亦不知所起但諸家小說中班駁時見

一二如王彥輔麈史猶畧言之某少時尚見唐時小説極多今皆不復存矣唐人幞頭初止以紗爲之後以其軟遂斫木作一山子在前襯起名曰軍容頭其説以爲起於魚朝恩一時人爭效之士大夫欲爲幞頭則曰爲我斫一軍容頭來及朝恩被誅人以爲語讖其先幞頭四角有脚兩脚係向前兩脚係向後後來遂横兩脚以鐵綿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畫唐明皇已裹兩脚者但比今甚短後來藩鎮遂亦僭用想得士大夫因此

亦皆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如此長五代時猶是惟人君得裹兩脚者然皆莫可考也桐木山子相承用之至于宋朝遂易以藤織者而以紗冒之近時方易以漆紗甞見南溪沙漠一士夫家尚收得上世所藏幞頭猶是藤織坯子唐製又有兩脚上下者亦莫可曉朱語録

幞頭有脚

幞頭本是假脚垂下要束得緊今却做長脚問横渠説唐莊宗取伶官幞頭帶之後遂成例曰不是如此莊宗

在位亦未能便化風俗兼是伶人所帶士大夫亦未肯帶之見畫本唐明皇巳帶長脚幞頭或云藩鎮僭禮爲之後遂爲此樣或云乃是唐宦官要得常似新樣故以鐵線揷帶中又恐壞其帶以桐木爲一幞頭骨子常令幞頭高起如新謂之軍容頭後來士大夫學之令匠人爲我斫箇軍容頭來盖以木爲之故謂之斫及唐末宦者之禍人皆以此爲讖王彦輔麈史說得有來歷恐是如此後來覺得不安到宋時又以藤做骨子以紗糊其

上後又覺見不安到仁宗時方以漆紗爲之朱語錄

朝服本戎服

今之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帝數出幸因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紫次朱次青皂韡乃馬鞋也後世循襲遂爲朝服然唐人朝服猶著禮服幞頭圓頂軟脚今之吏人所冠者是也桶頂帽子乃隱士之冠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至渡江戎馬乃變爲白涼衫紹興二十年間士人猶是白涼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爲紫衫皆戎服也

朱語錄

服色借賜

服色凡言賜者謂於官品未合服而特賜也故職事官服紫雖侍從以上官未當其品亦皆言賜若官當其品雖非侍從如磨勘告便不帶賜矣告不帶賜則亦不當入銜近見士大夫有誤以賜為正服之名雖官及品而銜猶沿習言賜此不惟不知所應服亦自讀其告不審也却掃編

笏本記事

今官員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在君前諂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便用笏指之此笏常只揷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着裳有顛仆之患執圭者自是贄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如執笏所以夫子執圭鞠躬足縮縮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服色帶魚之異

唐傳游藝以期年之中歷衣青緑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言其速也至宋惟緑緋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別有六庶僚黒角帶佩金魚未至侍從而特賜帶者為荔枝五子不佩魚中書舍人諫議待制權侍郎紅鞓黒犀帶佩魚權尚書御史中丞資政端明殿閣學士直學士正侍郎給事中金御仙花帶不佩魚謂之横金翰林學士以上正尚書御仙帶佩魚謂之重

金執政官宰相方團毬文帶俗謂之笏頭者是也其敘如此若猛進獵得者則不然紹興中宋樸自侍御史遷中丞施鉅自中書檢正鄭仲熊自右正言並遷權侍郎三人皆受告日易服以正謝日拜執政樸以緋仲熊以綠服繋之次日而賜毬文帶蓋侍從以下俟正謝乃易帶而執政命纔下即遣中使齎賜遂服之而赴都堂供職可謂捷疾矣

隔借帶借

凡知州軍通判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二京赤縣皆借緋知州提點刑獄自服緋者仍借紫轉運使副知節鎮州雖不服緋亦借紫謂之隔借自節鎮轉運副使改授列郡亦借紫謂之帶借中間甞歷他官則否 却掃編

借服皆佩魚

舊制借服不佩魚故繫銜上稱借紫借緋政和中王詔延康始建請借服皆佩魚如賜者從之然差勑止仍舊云可特差某職者仍借緋或借紫而已而其後繫銜者

多自稱借紫金魚袋若借緋魚袋然終無所據也 却掃編

金帶品第

舊制執政以上始服毬文帶佩魚侍從之臣止服遇仙帶世謂之横金元豐官制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並服遇仙帶佩魚故東坡謝翰林學士表曰寳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盖謂是也然武臣節度使班翰林學士上六曹尚書下至今止横金迨拜太尉則毬文佩魚盖恩禮視執政故也 却掃編

金帶品第

元豐官制侍從官給事中以上乃服金帶中書舍人以下皂帶佩魚與庶官等大觀間始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皆許服紅鞓犀帶佩魚建炎間復置權六曹侍郎亦如之（卻掃編）

秦唐草帶

腰帶蓋以草帶而為之反插垂頭秦二世始名腰帶唐初詔令鞢下插垂頭名撻尾取下順之義一品至三品

金銙四品六品花犀爲銙七品九品銀銙庶人鐵銙炙轂子

魚袋

魚袋古之筭袋魏文帝易以龜袋取其先知歸順之義唐改以魚袋取其合魚符之義自三品至六品以下皆佩唐初卿大夫歿追取魚袋永徽中勅生平在官用爲褒飾亡歿追收情所不忍五品以下亡歿隨身魚袋不追炙轂子

金銙

太宗皇帝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創為金銙以賜羣臣方團毬路賜兩府御仙花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為笏頭謂御仙花為荔枝歸田録

靴本蕃服

釋名曰本蕃服趙武靈王所作實録曰蕃履也趙武靈王好蕃服常短鞠以黄皮為之後漸以長鞠軍戎通服唐馬周以麻為之殺其鞠加以靴氈開元中裴叔通以

羊為之隱君加以帶子裝束筆譚曰北齊全用蕃服長靿靴也續事始曰故事蕃人之服不許着入殿省至馬周加飾乃許也紀原

律詩

初授祕監賜金紫　白居易

紫袍新祕監白首舊書生鬢雪人間壽腰金世上榮

喜劉蘇州恩賜金紫　白居易

魚佩葺鱗光照地鶻銜瑞帶勢冲天莫嫌鬢上些些白

金紫由來稱長年

賀行簡賜章服　白居易

吾年五十加朝散爾亦今年賜服章齒髮恰同知命歲官銜俱是客曹郎榮傳錦帳花聯蕚彩動緋袍鴈趁行

大抵著緋宜老大莫嫌秋鬢數莖霜緋多以鴈斯瑞莎為之也

跋澹菴先生繳張欽夫賜章服答詔　楊庭秀

平生師友兩相知苦為君王惜一衣刺口爭來爭不得

青蠅猶傍太陽飛

紫綬當時賜兩人一為乳臭一名臣老韓不要令同傳誰會先生此意真是時欽夫與一吳氏同日賜命獨繳欽夫

雜著以下係䇿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二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坐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胄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訖讌端符即丞居為客謁丞延入就次端符因跪

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雖史記或闕略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丞慘慘曰諾即其家偃僂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有玉帶一首末為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為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玉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渙粺然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闐獻玉帶其一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制絶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

襈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為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為俊猊虎豹槖駝者靴袴一往來為鈎屬鏁釰文疑非華人所為也自始傳于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奇木為管韜刻飾以金别為金環以限難其間韜者大鏡二大鑴一小鑴一筭囊二椰盃一蓋嘗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有存者八大帝為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宫中侍吾兒戲即賜以皇子服物黄綾袍皆為龍鸞文素錦襈綷五

來為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纖巧功良今之工為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曁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叅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端笏既畢觀中若有物擊惻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専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物見其時之工志功不志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

視臣如友而猶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何可動哉於親問公疾見上答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姪也公之勞烈如是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其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雪變時每閲省是物人雅謂子工文辭幸為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曰記衛公故物

文貞公笏銘并序　　孫樵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謨孫樵請銘其

笏曰

靈豸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為笏怒虎可唾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拄天不仄指日不食標儀倐臆起鯁開直噫諫舌切切上磨帝缺不逆不怫笏則公笏緊拱折列諍舌不發膠縈領餗下偷上愎非公之節孰為公笏

擊蛇笏銘幷序 見剛正門

相手版經

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東方朔見而善之曰此非庸人所至魏司空陳長史見此書歎伏以示許士宗韋仲將管輅而推歎郭景純以夜兼晝方得其妙理相手板取五行尋四時定八節明二十四氣百不失一板長一尺五寸廣一寸五分上狹而薄下廣而厚八角十二芒並欲端平板形皆完淨板凶少吉多者可用吉少凶多者不可用服也舊用白直檀刺榆桑柘四材也當令理直從上至下直如絃不得出邊絶理

板頭是君座板頭有横理與君共事必不得終分板作四分上一分為二親左為父右為母第二分都為婦第三分左為男右為女第四分左為奴右為婢婢之下畔方留為田宅財物牛馬猪羊鷄犬之屬以五行十二時分若其處崩毀傷蹈破裂衣弔節陷穿兆隨所主而應焉

初學記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十九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二十

宋 祝穆 撰

冠履部

冠 巾帽 幘佩

羣書要語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釋名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帽皮後代聖人易以絲麻觀翬翟之文廼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釆以為服見鳥獸有冠角䫉胡之制遂作

冠冕纓緌（輿服志）緇布冠始冠之冠也太古未有絲繒始麻布耳（三禮圖）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嘉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郊特牲）通天冠天子所冠漢制之秦禮無文祀天地明堂平冕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蔡邕獨斷）進賢冠古緇布冠儒者

之服也前高七寸長八寸後高三寸一梁下大夫一命所服兩梁再命大夫二千石所服三梁三命上大夫公侯所服（三禮圖）黃冠野夫黃冠草服也（郊特牲）法冠一曰柱後（柱後惠文）高五寸以縰為展筩鐵柱卷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為冠（輿服志）御史侍中金蟬左貂（漢官儀）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緌以青絲為緄加雙鶡尾豎左右為鶡冠云鶡者勇雉也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幘古者有冠無

幘秦加武將首飾為絳幘以表貴賤後稍作顔題漢興續其顔却結之施巾連題却覆之今喪幘是也至孝文乃高顔續為之耳崇其巾為屋貴賤皆服之漢輿服志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堯曰 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孟子 儒者冠圓象天禮 新沐者必彈其冠荀子 為冠所以莊其首文中子 峨峨然纓其冠韓 冠切雲之崔嵬楚辭 巾謹也帽冒也釋名 一字巾謂之岸幘雜志 佩以為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

則字從玉毛詩疑字義所以必有佩者表意見所能故脩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徳即佩琨能决嫌疑即佩玦是以見其所佩即知其能故農夫亦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婦人佩其針縷亦佩玉也白虎通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禮記君子必行佩鳴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也同上大夫得罪待放於郊公與之環即還與之玦即去同上立則磬折垂佩曲禮紉秋蘭

以為佩楚辭捐余玦於江中遺余佩兮澧浦同上

詩句李下不整冠顏延年衣冠拜紫宸杜儒冠多誤身杜

巍冠講唐虞韓朝冠飄緌紘韓何須不著鵕鸃冠杜隱

几蕭條帶鶡冠杜只今猶著侍臣冠山谷巾光明白氎巾

杜頭戴小烏巾杜風過落烏紗杜呼兒正葛巾杜首戴

方頭巾李吳江女道士頭戴蓮花巾李脫巾掛石壁露

頂灑松風二老白接䍦兩郎烏角巾坡半升僅漉淵明

酒二寸纔容子夏巾坡一簪華髮岸綸巾坡為容裁烏

帽杜 白帽應嫵似管寧杜 脫帽露頂王公前杜 隤然岸

巾幘晋

古今事實

冠章甫冠

孔子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冠章甫之冠儒行

冠不正則去

伯夷思與鄉人處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孟子

皮冠招虞人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進乃舍之左傳

怒髮沖冠

藺相如對秦王怒髮衝冠

裂苞楯為冠

楚漢會於鴻門項籍圖危高祖樊噲聞急乃裂苞楯以為冠排入羽營周廷輿服雜事

竹皮為冠

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

𪨶冠鵕鸃

高祖時籍孺孝惠時閎孺婉佞貴幸與上卧起故惠帝時郎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

溺冠

酈食其傳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輒解

其冠溺其中

惠文冠

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侍中服則左貂常侍服右貂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取居高食潔貂取外勁悍而内温潤此本趙武靈王蕃服之制秦破之得其冠以賜侍中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職林

彈冠

王陽為益州刺史貢禹彈其冠待陽薦陽薦禹於成帝召為大夫

掛冠

逄萌陶洪景 並見致仕門

鹿皮冠

宋何尚之致仕在家常著鹿皮冠後復起拜開府儀同三司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戲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

貂蟬冠

齊周盤龍為散騎常侍武帝謂曰著貂蟬何如兜鍪答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

折巾以下條巾

郭林宗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廼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

漉酒巾

宋陶潛郡將候之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復着

之

葛巾羽扇

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濵將戰宣王戎服涖事使人視武侯乗素輿葛巾羽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退宣王聞而歎曰可謂名士矣

着白綸巾

謝萬簡文辟為從事中郎着白綸巾披鶴氅裘端版而前帝與談移日

角巾還第（見思鄉門）

伊川巾服

伊川常服蠒袍高帽簷劣半寸（一本云帽桶八寸簷半寸）置繫條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見外書）伊川嘗愛衣皂或慱褐袖襖其袖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鍾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不知今人謂大袖方領謂何（見祈寬所紀尹公語）

着帽進見 以下係帽

謝安爲桓温司馬温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温見留之曰令司馬着帽進見重如此

入市買帽 見容貌門

狐皮帽

宋沈慶之討沔北諸山蠻大破之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蒼頭公

錦表繡帽

唐李晟收京師每與朱泚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李懷光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暴為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

小帽尖

五代蜀王衍晚年俗競為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隨謂之危腦帽衍以為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

岸幘笑詠 係幘

謝奕安之兄桓温辟為安西司馬奕在温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

墮幘 見飲酒門

捨佩玦 以下係佩

子產死鄭大夫捨佩玦 孔叢子

臨江解佩

濵江二女者不知何許人步眺江濵逢鄭交甫挑之不知神人也女遂解佩與之交甫悦受佩而去數十步空

懐無佩女亦不見列仙傳

佩韋佩弦

范丹字史雲自以狷急不能從容常佩韋以自戒西門豹亦以性剛佩韋自戒董安于性寛緩則佩弦以自警

佩紫香囊見閥閲子弟門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冠禮

栁子厚與韋中立書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也數百年来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艴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

古今冠紳異制

余見大父家居及燕見賔客率多頂帽而繫勒帛猶未

甚服背子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横幅約髮號額子處
室中則去帽見冠簪或用頭巾也古者士皆有冠帽乃
冠之貴製頭巾賤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有垂紳之意
雖施之外不為簡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於禮乎或
云勒帛不便於搢笏故稍易背子然須用上襟掖下與
背皆垂帶余大觀間見宰執接堂吏押文書猶冠帽用
背子今亦廢矣而背子又引為長袖與半臂製亦不同
裹賤者巾衣武士服而習俗之久不以為異士禮之廢

大抵類此也石林燕語

服頭巾子之制見朝服幞頭門衣㦸子

與劉共父書論明道冠服　朱元晦

別紙喻及明道冠服事其初意既在學校立祠竊邇先聖先師之側則不應直用野服為象故有此議兼在延平學中見曹御史陳了翁象亦是豸冠法服二公自去諫職流落於外皆非卒於其官者見聞習熟因欲援以為例而未嘗計其當時之得失也今如或者之言固亦

有理但明道之為御史初非攝官而宗正之除未嘗就職此其考之亦恐有未精也竊謂今日御史法冠乃是追用其平生冠服之㝡盛者似亦無害於理不然則直用承議郎本品法服亦佳據會要則九品官皆有法服但不知元豐官制後寄祿官有法服與否耳又不然則直用幞頭公服亦可嘗見其家畫本緋衣也但太不近古耳

論冠帽及帶

問今冠帶起於何時曰看角抵圖所畫觀戲者盡是冠

帶立底屋上坐底皆戴帽繫帶樹上坐底也如此那時猶是軟帽搭在頭上帶只是一條小皮穿幾个孔用那跨子縛住至賤之人皆用之今帽子做得恁地高硬帶做得恁地重大既不便於從事又且是費錢皂衫更貴重某從舊時見此三物疑其必廢如今果是人罕用也又云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則帽已自此時有了從來也多呼喚做巾子幞頭或云後唐莊宗取伶人者用之但未有脚或宋祖朝方用想此時方置得如此長脚 朱語

録

詩話

濶巾大袖

明道伊川兄弟被服異人衫則大袖巾則闊幅元祐間人皆效之至紹聖中猶有襲之者趙景平其門下士也

張文潛贈趙詩云明道新墳草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定知魯國衣冠舊盡帶林宗折角巾盖謂此也泊宅編

屩 屩屩 屩屩 屩屩 屣屨 靸靸 鞋鞋 𩋾

羣書要語屐禮也飾足以為禮屨拘也所以拘足也草屐曰扉釋名單底曰屐複底曰舄爾雅麻屐謂之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畜不假借也方言舄以木置屐下乾腊不畏泥濕屐乃屨之不帶者盖祭服謂之舄朝服謂之屐燕服謂之屨古今注屨屐也麻作謂之屨釋名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曲禮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曲禮糾糾葛屨可以履霜魏風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

滿矣（莊子）履方屨者知地形（同上）屧履中薦也屩草履也出行著之屩輕便因以為名屣鞮屩履不躡跟草履也靸小兒履也鞋履也襪足衣也（釋名）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洛神賦）

詩句瓜田不納履（古詩）細軟青絲履　整履步青蕪　聽履上星辰　欲問何門趿珠履（並杜）初冠惠文讀城旦晚入奉常陪舄履　家廟藏赤舄上方行賜尚書舄（並坡）出門厭鞾鞙稅駕喜巾履（山谷）泥土滿靴屨　草露濕芒履

步屧隨春風 花殘步屧遲杜 哀哉練裙子負薪躡並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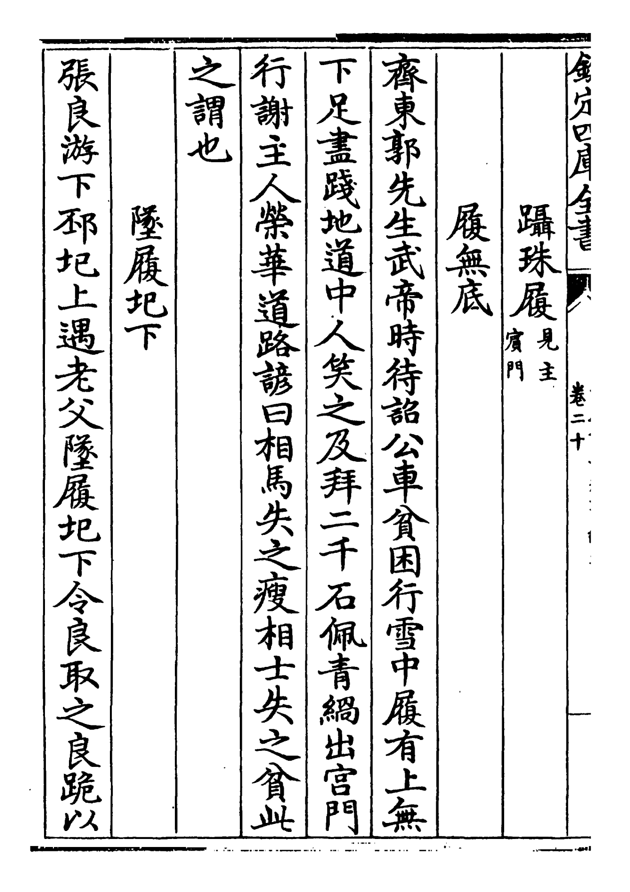
破屐坡 山河昔留賞屐齒無遺跡歐 卧聽墻東人響屐坡

垢膩脚不襪杜 屐上足如霜不着鵶頭襪李 青鞋布襪從此始杜

古今事實

仲尼冠履

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徳盛者光靈遠也東平王蒼傳



躡珠履 見主賓門

履無底

齊東郭先生武帝時待詔公車貧困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及拜二千石佩青緺出宮門行謝主人榮華道路謗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此之謂也

墜履圯下

張良游下邳圯上遇老父墜履圯下令良取之良跪以

授

識履聲

鄭崇爲尚書數上書諫上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織履爲業

先主少孤織履爲業曹公駡云賣履舍長

爲淵明造履

江州刺史王弘造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語左右爲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衆坐伸脚及履至

著而不疑續陽秋

不棄蹻屩見故人門

赤舄几几以下係舄

狼跋美周公也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屩草舄

文帝足履草舄

飛鳧舄

王喬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帝怪其來

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飛
來舉羅張之但得雙舃

步屧郊野 見酣飲門 以下係屧

斫屧爲業

汪泌少貧好學晝則斫屧爲業夜則隨月讀書

作屝屨 以下 係屨

黃帝臣于則作屝屨

供屝屨

鄭申侯見齊侯曰若師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粮屝屨可也

織屨為食

陳仲子齊人適楚楚王欲以為相妻曰子織屨以為食恬淡無為樂在其中乃謝使者高士傳

衣褐捆屨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為氓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滕文公

從者竊屨

孟子之滕館於上宫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歟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盡心

以草爲屩以下係屩

夏商以草爲屩左氏曰菲絲爲之宫中妃嬪皆著炙轂子

躡屩擔簦

趙相虞卿躡屩擔簦來説孝成王賜白璧一雙黄金百鎰拜爲上卿

賣屩不欺

後漢江夏劉勤家貧作屩供食嘗作一兩緉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責妻欺取其直因棄不食

芒屩習行

齊褚彦回父湛之宋元嘉末爲丹陽尹魏軍至瓜步湛之使子弟著芒屩齋前習行彦回年十餘歲甚有慙色

織屩易米

唐朱桃椎結廬山中甞織十芒屩道上見者皆曰居士屩也為易米置其處終不與人接

倒屣出迎 係屣

魏王粲蔡邕見而竒之賔客盈坐聞王至倒屣迎之 史

皇甫規有重望鄉人有行賄為郡守謁規規卧不起聞王符至遂倒屣而迎 史

屐齒折 以下係屐

謝安聞姪玄破苻堅過戸限不覺屐齒之折

一生幾兩屐

晉阮孚字遥集歴常侍侍中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得失有詣約者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鄣之意未能平或有詣孚正見自蠟屐因歎曰一生未知當著幾兩屐神色甚閒暢於是勝負始分

木屐登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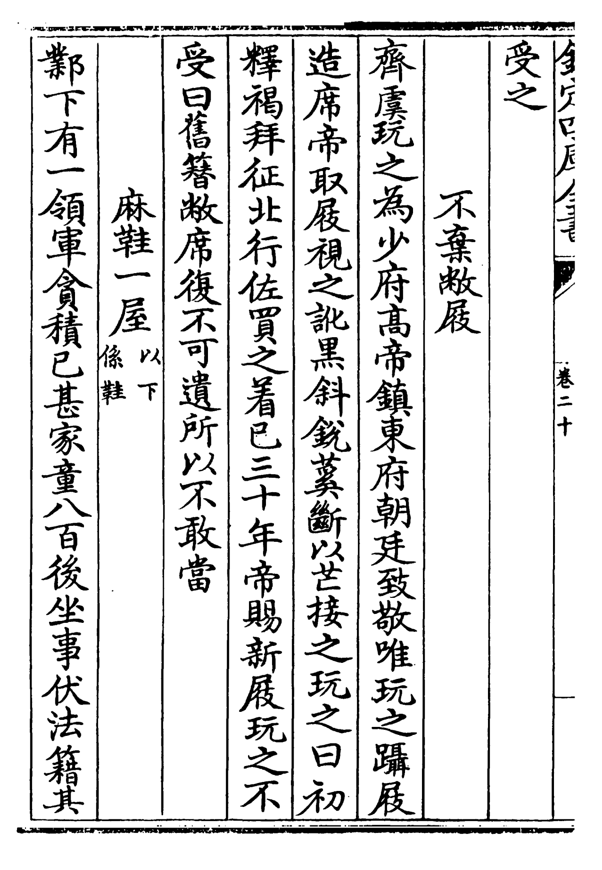
宋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障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還屐不受

宋劉凝之嘗為人認其所着屐笑曰僕着已敗家中取新者償君此人後於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

還屐復受

齊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



受之

不棄敝屐

齊虞玩之為少府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唯玩之躡屐造席帝取屐視之訛黑斜鋭蒵斷以芒接之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已三十年帝賜新屐玩之不受曰舊簪敝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

麻鞋一屋 以下係鞋

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後坐事伏法籍其

家產麻鞋一屋敝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顔氏家訓

鞋者諧

李泌未相時宿内院旦起竊泌鞋送帝所帝曰鞋者諧也當爲弼諧事且諧矣家傳

麻鞋

杜甫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

上樹竊鞋

鄭仁凱性貪猥嘗爲密州刺史家奴告以鞋敝即呼公

吏鞋新者令上樹採果俾奴竊其鞋而去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朝野僉載

文王自結韈以下係襪

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韈係解文王自結之太公問焉文王曰吾聞仁君所與處弗盡其役寡人雖不肖所與處皆先君之人也故無令結之文子

武王韈繫解

武王伐紂行至商山韈係解五人在前莫肯係皆曰臣

所以事君非爲係韈世紀

結韈使之重

王生者善爲黄老言甞名居庭中公卿盡會立王生顧謂張釋之曰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故使結襪欲以重之

韈韈塞口

元載賜死謂主官乞一快死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

汚泥不恠也乃脱韤韈塞其口而終劉禹錫嘉話

馬嵬錦韈

楊貴妃死之日馬嵬媼得錦袎韈一隻遇過客一翫百錢前後獲錢無數小說

折韈線

偽蜀韓昭傳李台嘏言韓八座事業如折韈線無一條長者

古今文集

古詩 係鞋

贈送棕鞋黄升卿　張安國

編棕織蒲繩作底輕涼堅密穩稱趾帝庭無復夢絲絇上客還同睍珠履我家江南山水窟日日行山勞屐齒感君投贈欲别時布襪青鞋從此始亨衢知子方着脚直上雲霄三萬里泰堦歴盡即歸来赤舄一雙應几几

雜著

襪有繫帶

文子曰文王伐崇襪繫帶則其物色已見於商代實録曰自三代有之謂之角襪前後兩隻相成中心繫帶魏文帝吴妃乃裁縫以綾羅紬絹為之（炙轂子）

雜說　陸龜蒙

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系絶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諸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為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八九奚襪帶之足云

古詩

馬嵬行　　劉禹錫

緑野扶風道黄塵馬嵬驛路邊楊貴人墳高三四尺乃問里中兒皆言幸蜀時軍家誅佞倖天子捨妖姫郡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為無暉貴人飲金屑倏忽舜英暮平生服杏丹顔色真如故屬車塵已遠里巷來窺覷共愛宿妝妍君王畫眉處履綦無復有凌波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襪郵童愛蹤跡私

手觧鞶結傳看千萬眼縷絶香不歇指環照骨明首飾敵連城將入咸陽市猶得賈胡驚

律詩

詠襪　杜牧

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牟　焜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二十一

宋 祝穆 撰

衣衾部

衣服 襦 袴 褌 詳見朝服部

羣書要語衣身之章也左閔二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人候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僖二十四紅紫不以為褻服語十聖人被褐懷玉 賈人毋得衣錦綉漢紀衣裳所以防其躁

也（文中子）取我衣冠而褚之注囊也（左傳又許遵傳褚小不可以懷大）衣篝一名笿一名薰籠（急就章注）襦襦短衣袴脛衣褌褻衣（說文）

詩句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陸士衡）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謝玄暉）儒衣山鳥怪　衣冷欲裝綿　炎赫衣流汗　短褐風霜入（並杜）振衣造雲闕（韓）婦無複褌且著襦（山谷）紈袴不餓死（杜）已剪輕衣換袍袴（山谷）

古今事實

上衣下裳

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

舜製法服

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

緇衣之宜

鄭武公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

衣縫掖

孔子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儒行

衣若懸鶉

子夏貧衣若懸鶉

斑衣娱親

老萊子至孝年七十著五綵斕斑衣戲娱其親

衣敝緼袍

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

婦無褌衣

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疋不受減半不受減至

一疋終不受韓裂衣二丈與之云人寧可使婦無褌耶范笑而受之世說

舊衲布襖

宋徐湛之武帝長女會稽公主之子也武帝微時貧甚有納布衫襖皆敬皇后手自作帝旣貴以此衣付公主及劉湛得罪事連湛之公主入宮見太祖以納衣擲地曰我母爲汝父作此今日有一頓飽飯便欲殺我兒遂免

臥牛衣中

王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等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涕泣何鄙也

不着深衣

康節先生嘉祐中朝廷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遣官就第送告勑朝章康節以謝卽褐衣如初至熙寧初再命官三辭又不從再辭朝章且謝曰吾不復仕矣始為隱者之服烏帽縚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溫公

依禮記作深衣簪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既為令人當服令時之衣温公歎其言合理聞見録

寒不借衣

陳無己趙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婿陳在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氣無已止有其一其内子為於挺之家假以衣之無已詰所從來内以實告無已曰汝

豈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却之旣而遂以凍病而死謝克家作文集序中有云篋無副裘又云此豈易衣食者盖指此事朱語錄

襦袴興歌以下係襦

漢廉范為蜀郡太守民歌曰廉叔度來何暮平生無襦今五袴

脫襦不受

謝朓為吏部侍郎過侯江革時大寒雪見革敝絮單席

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其著襦并手割半氊與之充坐具而去

不敢遺襦

梁顧恊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欲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故為溺袴以下係袴

漢周仁景帝時為郎中令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

溺袴故為不潔清以是得幸於後宮袐戲仁常在旁終無敢言注溺讀曰尿尿袴者小袴以藉其尿

製為窮袴

漢昭帝上官皇后霍光外孫也光欲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者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袴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注窮袴有前襠不得交通

誤持袴去

後漢陳仲字景公豫章人舉孝廉為郎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袴以去主疑重所取不自申說市袴償之後歸寧者歸以袴還主其事乃顯

衣刺紋袴

謝尚及長辯悟絶倫好衣刺紋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

着妻兄袴

賈逵貧無袴晨著妻兄柳季袴去時人謂之通健

露禪上廳 以下係禪

宋宗室茂德封桂陽侯性庸騃為郢州刺史暑月露禪上廳事

擲博無禪

梁吉士瞻少時擲博無禪褰露為儕輩所侮及為將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禪其外並賜軍

古今文集

雜著

服制之變

因言服制之變前輩無著背子者雖婦人亦無之士大夫家居常服紗帽皁衫束帶無此則不敢出背子起殊未及或問婦人不著背子則何服曰大衣問大衣非命婦亦可著否曰否或舉胡德輝雜志云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後來習俗相承遂為男女辨貴賤之服曰然然嘗見前輩雜說中載之上御便殿著紗帽背子則國初已有背子矣皆不可曉朱語錄

更衣

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以為姻賓憩息地稚子數請所出因録班史語示之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顔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顔注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衛皇后傳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容齋隨筆）

古詩

寄邉衣　裴說

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筯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陰半夜成黄葉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閒階轉淒切祗知抱杵擣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寒鴈聲相喚紗牕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寛窄時時舉手勻殘淚紅牋漫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托邊使

異服　　王陶

辛有歎被髪趙靈喜番服遂成陸渾戎終有沙丘辱用夷反變夏亡禮以從俗先生仁義術詎用此求福齊桓九合功不以兵車轂仲尼歎微管幾為左衽屬通來豪俠兒往往異裝束耀武何必然禦戎有前躅余敢告司闗異服宜禁肅

錦繡布

羣書要語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劉熙釋名厥篚織文注錦之屬禹貢衣錦尚絅惡其文之

著也中庸東海有氷蚕其繭五色織為文錦入水不濕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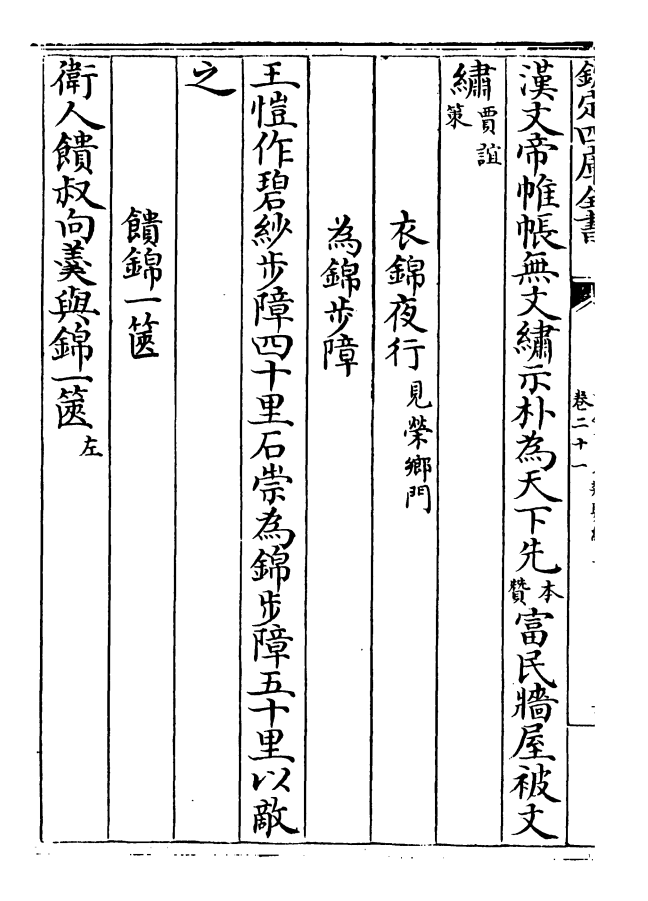
蜀有濯錦江華陽志五色備謂之繡冬官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景帝詔

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漢書

詩句具錦無停機　瑞錦送麒麟　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顰　衆牀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　刺繡五紋添弱線並杜

古今事實

帷帳無文繡



漢文帝帷帳無文繡示朴為天下先本贊富民牆屋被文繡賈誼策
衣錦夜行見棨卿門
為錦步障
王愷作碧紗步障四十里石崇為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饋錦一篋
衛人饋叔向羮與錦一篋左

以錦為帆

隋煬帝以錦為帆

織錦廻文

晉竇滔妻織錦為廻文詩以寄滔宛轉循環文甚悽惋

繒錦維舟

吳甘寧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過道路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

背古錦囊

賦詩奪錦　並見詩門

布作軍襦　以下係布

晉謝尚為江夏相始到官郡以布四十疋為尚作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

用術鬻練

晉成帝時留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

為時所慕如此

火浣布

梁兾衣布有垢則浣之於火一日對客坐或誤污其衣佯怒投布火中及火滅而色愈鮮明　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暴風不熾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常在火中不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取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垢汙以火燒之即清潔也神異經

律詩

錦　鄭谷

布素豪家定不看若無花彩入時難紅迷天子帆邊日紫奪星郎帳外蘭春水濯來雲鴈活夜機挑處雨燈寒舞衣轉轉求新樣不問亂離桑柘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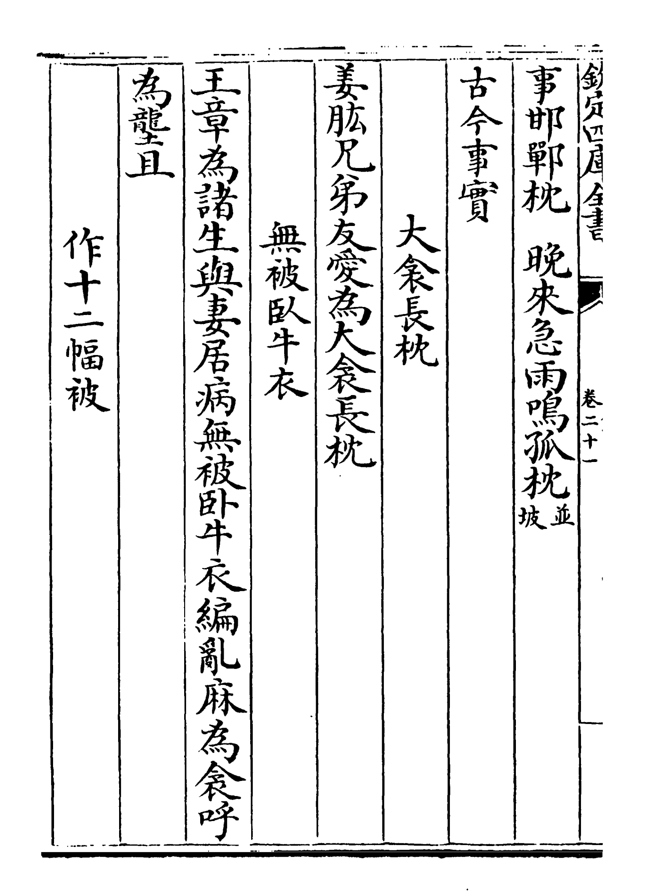
丈君手裏曉霞生美號仍聞借蜀城奪得始知袍更貴著歸方覺晝偏榮宮花顔色開時麗池鳳毛衣浴後明

禮部郎官人所重省中別占好科名

布衾紙衾　枕　枕屏　竹夫人湯婆並附　帳簟席並見居處部

羣書要語衾大被也說文錦衾爛兮詩抱衾與裯注單被也詩枕臥爲所薦首者也說文展轉伏枕　角枕粲兮並詩君安得高枕而臥張良傳

詩句天寒知被薄憂思知夜長古詩夕息憶重衾陸士衡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懐氷杜冬要綿衾眠杜枕高枕乃吾廬杜且留琥珀枕還有夢來時李一枕黑甜餘　萬



事邯鄲枕　晚來急雨鳴孤枕並坡

古今事實

大衾長枕

姜肱兄弟友愛為大衾長枕

無被臥牛衣

王章為諸生與妻居病無被卧牛衣編亂麻為衾呼為龔且

作十二幅被

江夏孟宗少游學其母作十二幅被以招賢士共卧庶聞君子之言

詔給帷被

後樂崧嘗直南宫家貧無被枕杫謂俎几也帝聞而嘉之詔太官尚書郎以下朝夕湌并給帷被

郎官錦被

漢尚書郎入直供青縑被或錦被漢官典職

幞被徑出

晉魏舒為尚書郎或有非其人論者欲沙汰之舒乃曰吾即其人也幞被徑出

居喪錦被

陳元方遭父喪哀慟骨立其母竊以錦被蒙其上郭林宗弔之曰卿海内儁才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食夫稻於汝安乎奮衣而去異記

引被覆面

王勃屬文則酣飲引被覆面卧

布被多詐 以下係布被

汲黯曰公孫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曰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以釣名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得聞此言

布被易錦

後漢朱寵布被帝聞賜錦

敗裯紙補

羊續為南陽太守以清率下惟卧一幅布裯 與禂同 敗則

糊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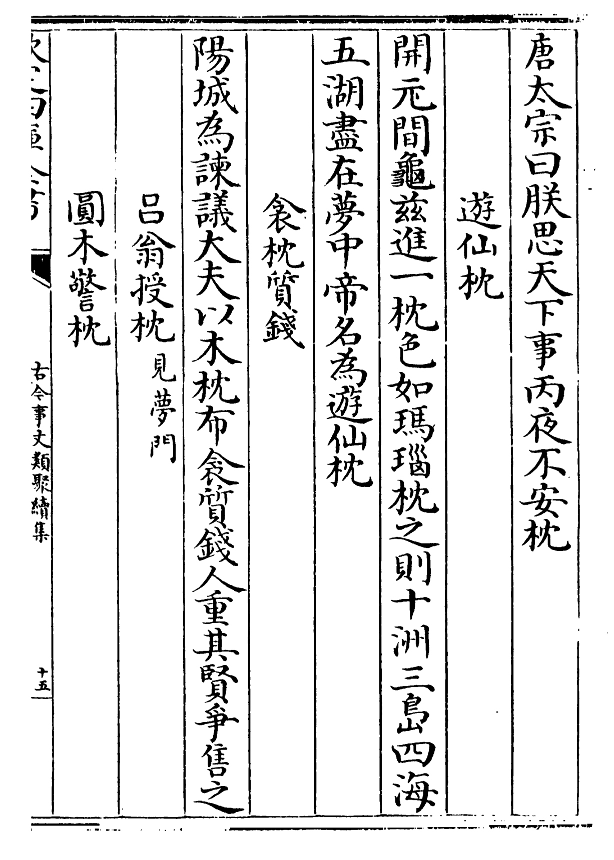
枕股易璞

楚靈王敗於乾谿王親獨行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璞而去之國語

任官不作枕

郎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

丙夜不安枕


唐太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

遊仙枕

開元間龜兹進一枕色如瑪瑙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帝名為遊仙枕

衾枕質錢

陽城為諫議大夫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

呂翁授枕 見夢門

圓木警枕

司馬溫公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范太史集

古今文集

古詩

古樂府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里餘故人心尚爾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雜著 係布衾

布衾銘

范堯夫

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慾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智士寧不然顏樂簞瓢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范淳父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公之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經日靜坐

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盖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内之兒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于家屬祖禹序其本

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書布衾銘後　　張文潛

司馬公之儉德蓋望其眉宇聞其語言而使奢逸之意銷不必考其服器而後知也公薨於東府某往哭之見其覆尸以布衾上有銘焉蓋此銘也張某汝州東齋記

司馬溫公布被銘二十歲時作　　陸務觀

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古詩 以下係紙衾

呂居仁惠建昌紙被　劉子翬

寒聲移晩林殘臘無幾日高人擁楮眠屬卷意自適素風含混沌春煦同呼吸餘溫偶見分來自芝蘭室乍舒魄流輝乍捲湖無迹未能淥予心愧此一衾白嘗聞盱江藤蒼巖走虬屈斬之霜露秋漚以滄浪色粉身從澼絖蛻骨齊麗密乃知瑩然姿故自漸陶出治身猶貴精治心豈宜逸平生感交遊耳剽非無得精神隨事分内

省殊未力寸陰捐已多老矣將何及自從得此衾夢覺常惕惕清如夷齊鄰粹若淵騫覿獨警發鏗鍧邪思戢毫忽勿謂絶知聞虚闈百靈集咒餔或存戒韋弦亦規失則知君子惠所以勵蒙塞

律詩

寄謝待制朱丈紙被之況　陸務觀

紙被圍身度雪天白於狐腋煖於綿放翁用處君知否不是蒲團夜坐禪　木枕藜牀席見經卧看飛雪入窻

糯布衾紙被元相似只欠高人為作銘

雜著（以下係枕）

警枕銘　蔡邕

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像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慮傾

六安枕銘（言六面安也）　崔駰

枕有規矩恭一其德承元寧躬終始不忒

南榴枕銘　蘇彦

珍木之奇丈鬱理鮮廉稜方正密滑真堅

律詩

石膏枕　薛逢

表裏通明不假雕冷於春雪白於瑶朝來送在涼床上只怕風吹日炙銷

水精枕　崔珏

千年積雪萬年氷掌上初擎力不勝南國舊知何處得北方寒氣此中凝黄昏轉燭螢飛沼白日褰簾水在升

蘄簟竹琴相對好裁詩乞與滌煩襟

雜著以下係枕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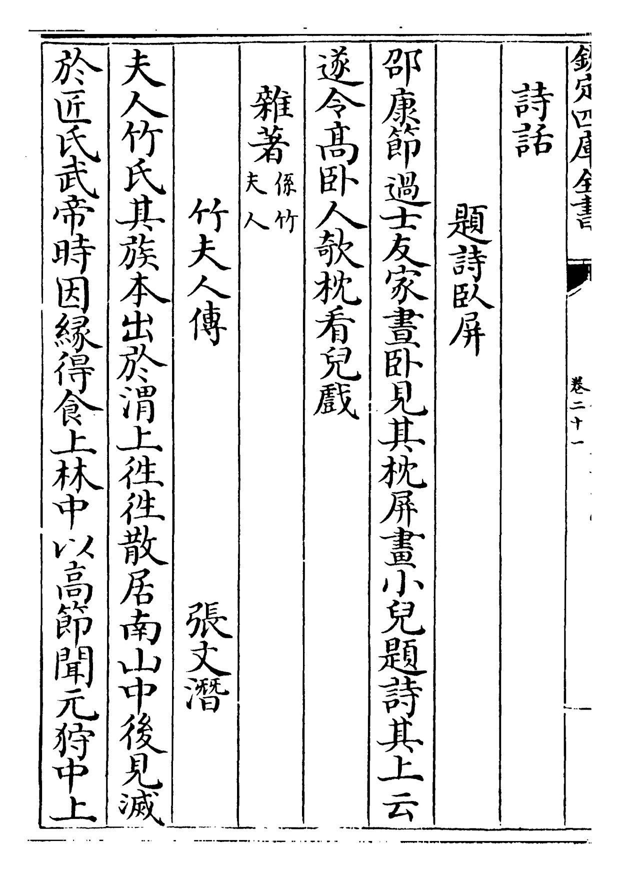
枕屏銘　張敬夫

勿欺暗毋思邪席上枕前且自省莫言屈曲為君遮

律詩

畫枕屏　蘇子由

繩床竹簟曲屏風野水遥山霧雨濛長有灘頭釣魚叟伴人閒卧寂寥中



詩話

題詩臥屏

邵康節過士友家晝臥見其枕屏畫小兒題詩其上云遂令高臥人欹枕看兒戲

雜著 係竹夫人

竹夫人傳　　張文潛

夫人竹氏其族本出於渭上往往散居南山中後見滅於匠氏武帝時因緣得食上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

避暑甘泉宮自衛皇后已下後宮美人千餘人從上謂皇后等曰吾非不愛若等顧無以益我思得踈通而善良有節而不隱者親焉於是皇后等謝曰妾得與陛下親沾渥多矣而不能有以風陛下罪萬死於是共薦竹氏上使將作大匠銛拜竹氏職為夫人既進見夫人衣緑衣黃中單上笑曰所謂緑衣黃裏者初夫人家久見滅上曰爾滅亡之餘也夫人謝曰妾之滅亦大矣然夫人未嘗自屈體就帝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所感時召

幸後宫寵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而諸幸姬等皆相謂曰是所謂善良者安能間吾寵由是莫有妬之者是時上方郊五時祠太一以致神仙率常齋戒自祓除而每召夫人有所游幸諸將軍幸臣等吏為帝擕抱夫人以從帝亦不疑也上幸汾陰祠后土濟汾水飲羣臣作秋風辭歸未央坐温室夫人自此寵少衰上謂夫人曰而第歸善自安明年夏吾召君矣明年夏果復召夫人夫人見上中不能無小妬由是罷之而遣將作大匠

選於他竹氏使加職焉夫人居後宮至孝成皇帝時猶無恙是時班婕妤失寵作紈扇詩見怨夫人讀之曰吾與若顏也然爾猶得居篋笥乎至王莽敗漢軍焚未央夫人猶自力出然遂焚

古詩

棄竹夫人　劉子翬

愛憎情易遷感物思鬱紆念昔未棄捐嘗侍君子居煩襟一披豁雅抱何清虛蹉跎怨時暮涼德竟見疏飛霜

皓中庭𢇁然委牆隅的皪珠幃深熒煌錦茵鋪豈不懐
舊恩君心已非初當年紈扇謡抱恨同區區

律詩

趙子充示竹夫人詩蓋凉寢竹器憩臂休膝
似非夫人之職冬夏青青竹之所長余為名
曰青奴并以小詩取之

黄魯直

青奴元不解梳粧合在禪齋夢蝶床公自有人同枕簟

肌膚氷雪助清涼　穠李四絃風拂席昭華三弄月侵
床我無紅袖堪娛夜政要青奴一味涼

竹夫人　　　　　　　呂居仁

與君夙昔尚同床正坐西風一夜涼便學短檠牆角棄
不如團扇篋中藏人情易變乃如此世事多虞只自傷
却笑班姬與陳后一生辛苦望專房

詩話

更名青奴

小姬暖足卧或能起心兵千金買脚婆俗名脚婆夜夜睡天明脚婆元不食纏裹一衲足天明更傾瀉類首有餘燠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二十一